

大 字 宋 刊 春秋 卷一

註

詳

五經備旨讀本

本書內容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本書在國學上為最古之書凡古代哲學文學政治經濟禮俗等無不廣為齊備適合現代中等以上學校之讀本其中註釋精審文字淵博誠研究國學之善本也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春秋備旨卷之三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可庭涉園氏編次

孫景鴻 揚克 襄氏訂

或滅於盟主二
百四十年中夏
倫安雅霸功有
以制之姜炳璋
僖公

閱僖之世霸業
極盛時也僖御
纂經解

齊桓服楚於召
陵僖二十五年
以後晉文勝楚
於城濮以楚成
雄傑之姿僅能
憑陵小國而前
則屈完來盟於
齊驪後則闔章
請平於晉僖三
雖其度德量力
善於操縱而兩
君厥業固自彪
炳於秋矣

然婉辭以著其實也姜之惡大矣嗣子姜氏
蔡始見經嗣是
入蔡來聘伐鄭
皆書刑刑乃州
名未正國號也
改刑為楚自子
文相成王始然
僖元年伐鄭猶
楚人知齊桓猶
足制楚也至桓
沒而宋襄霸楚
列盟會僖二
盡書楚子矣張

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則子不忍即位是也然所謂不忍者必失志
復仇死生以之豈僅以不即位明不忍已哉

戊子莊
四年元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
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
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
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細而不書父子君臣
之大倫
正矣

內無所承矣上又不知所稟一串
下無承是遭時如此不可加駭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夫人莊公母文姜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
曰夫人氏之喪自至齊去姜以貶之文姜罪
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
人所出也思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
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於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
詞使若不為夫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
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
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
矣遠

夫人文姜也不言奔而言孫使若愧怍而去
然婉辭以著其實也姜之惡大矣嗣子姜氏
蔡始見經嗣是
入蔡來聘伐鄭
皆書刑刑乃州
名未正國號也
改刑為楚自子
文相成王始然
僖元年伐鄭猶
楚人知齊桓猶
足制楚也至桓
沒而宋襄霸楚
列盟會僖二
盡書楚子矣張

夫人文姜也不言奔而言孫使若愧怍而去
然婉辭以著其實也姜之惡大矣嗣子姜氏
蔡始見經嗣是
入蔡來聘伐鄭
皆書刑刑乃州
名未正國號也
改刑為楚自子
文相成王始然
僖元年伐鄭猶
楚人知齊桓猶
足制楚也至桓
沒而宋襄霸楚
列盟會僖二
盡書楚子矣張

夫人文姜也不言奔而言孫使若愧怍而去
然婉辭以著其實也姜之惡大矣嗣子姜氏
蔡始見經嗣是
入蔡來聘伐鄭
皆書刑刑乃州
名未正國號也
改刑為楚自子
文相成王始然
僖元年伐鄭猶
楚人知齊桓猶
足制楚也至桓
沒而宋襄霸楚
列盟會僖二
盡書楚子矣張

夫人文姜也不言奔而言孫使若愧怍而去
然婉辭以著其實也姜之惡大矣嗣子姜氏
蔡始見經嗣是
入蔡來聘伐鄭
皆書刑刑乃州
名未正國號也
改刑為楚自子
文相成王始然
僖元年伐鄭猶
楚人知齊桓猶
足制楚也至桓
沒而宋襄霸楚
列盟會僖二
盡書楚子矣張

單伯逆王姬 逆字左作送杜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

國語闕且廷曰單伯魯之命大夫也姬繫王而不書字尊王
昔闕子文三舍也下嫁於齊命魯主之故逆之也齊侯之罪
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
又曰子文受祿也魯不力辭魯之罪也
必逃之而後返

築王姬之館於外

之是子文實有館者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魯主王
三已事惟不能姬舊矣前此必有其所令築於外者知義有
革楚之僭王猶不可而畏齊怒又不敢辭王之命故改築於
夏故夫子未許其仁而自毀其外若稍變其故然者君子曰不如不主之一
家以紆國難洵忠君作用處厥後若敖族滅籍
非有使齊之役卑許一戰箴尹
宣能獨存天蓋巧於報施善人
哉彙參

僖元年公子友敗莒賜汶陽田
及費視彼曹劇子偃獨蒙上賞
矣至公孫茲為叔牙子四年侵
陳公孫放為慶父子十五年救
徐弒賊之後皆世為將春秋特
書師師三家之傳始此矣參陳
傳良趙與權說文姜孫齊不書

錫桓公命

春秋繫王於天明王道也王以奉天為道故
命曰天命討曰天討雖王不能奉天亦必稱
天以示訓也終春秋王不稱天者止錫命桓
公賜葬成風二字蓋舉重以示戒也禮諸侯
喪畢入覲則錫命魯桓篡逆終入覲生則加
聘死復追而錫命治亂失倫孰甚焉榮氏叔
字王之下大夫也

王姬歸於齊

公薨於齊夫人孫於齊王姬歸於齊比而書
之忘親釋仇之罪著矣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杜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以禮
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城外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

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知其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在三年之喪天
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有命固不可辭
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有命固不可辭
使單伯送於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館館於外下未及居喪之禮奚為不
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喪父之喪館於外下未及居喪之禮奚為不
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仇為
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
雖築館於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知其不可只是衰麻非所以接弁冕若仇讐云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杜未卒同盟而赴以名立
云莊公未必念此但聖人之意則重復仇耳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
德若昭七年追命衛襄之比范榮叔天子之上大夫
不稱天王寵異叔以禮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
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
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
與墓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王姬歸于齊

杜不與接

魯王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於齊故也逆
於京師築館於外而不書歸於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於齊而
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
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姜以其濃倫也

齊亦不書姜絕

之於魯并絕之

於齊也兩稱夫

人所以責魯也

齊城楚邱於衛

為德故詩以木

瓜序其績於周

為專故春秋以

城楚邱略其功

城邢與城楚邱

一也而異文夷

儀乃邢自遷衛

則桓遷之也城

楚邱不書遷衛

城緣陵不書遷

杞存其舊也緣

陵書諸侯楚邱

不書諸侯功愈

大責愈專也齊

桓城國凡三見

齊師遷紀邾鄆都

奪其地而民猶居其所曰取奪其地而民惟

我所置曰遷遷則民離散而夫其常居矣紀

小國也三邑既遷其滅者幾希夫齊與紀同

姓況季姜國母王姬又甫歸於齊乃背黃盟

遷紀邑其無王亦甚矣書師者民有不服脅

以兵而強遷之也

伐於餘丘二年

慶父公庶兄於餘丘國名書師師惡專兵也

意齊仇之不其戴天而陵暴無罪之小國且

以長庚師師大權下移卒致子般之禍故書

以重譏之

齊王姬卒

王姬何以書卒以魯主之故齊赴之因此內

女為之服也主其婚又主其卒如父仇也

姜氏會齊侯於禚

禚齊地夫人孫矣書會復歸也前此夫人孫

齊魯即主王姬以歸於齊夫人無所忌而復

歸歸不書至不致告廟也夫人已孫齊矣而

容其家垢以歸是再死父也既歸矣又任其

縱淫以出是重辱國也敵笱之詩所為作耳

齊師遷紀邾鄆都

邾邾最重書歸於齊然後知單伯之逆為齊

而逆館之築為齊而築體傳未著明二字發

邑不言遷遷不言師以其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

大原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絕世則

遷國邑者不再

貶而罪已見矣

晉以用大眾迫之為案以興繼之義為斷追字

最重滅字即在三邑上看收以師遷書法

己丑莊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杜魯往會之故

夏公慶父師伐於餘丘

杜莊公時年十五慶父則莊

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耳其曰伐何也諺慶父之得兵權也莊

公初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

書以誌亂之所

由為後戒也

全重垂戒意勿拘拘責莊公初年首以四字須大發揮

由字亦不可忘收邑而曰伐書法得兵權在專主上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杜夫人行不以禮故皆遷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日子可以制母乎

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若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

國何若魯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

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

公威命之不行衰戚之不至爾

杜再與桓同盟林莊

公卒子閔公捷立

乙酉宋公馮卒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虞之貪賄其罪

會齊師伐衛三年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大也晉執虞公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仍書人不書侯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罪其專也參越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勝乘孫復說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僖二年冬三年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春夏皆書不雨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所以著閔雨之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勤文二年書自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十有二月不雨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於

京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齊師已為罪矣況與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

姓何哉弱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庚寅莊三年

春正月齊師伐衛

杜蒧魯大夫疾其

命而行故去氏

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

之也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會仇三句聯讀只重會仇讐上有父之生而釋怨其罪大

矣况與合黨與師則不但釋怨已也稱名即不稱公子意

夏四月葬宋莊公

葬桓王

葬桓王

葬桓王

秋紀季以鄫人于齊

杜季紀侯弟鄫紀邑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

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難非人臣也故

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紀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

不書名則非貶也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屈已事

齊請立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看破季當日不得已而為之之心故不書奔不書名

冬公子滑歸

杜滑鄭地傳例曰凡師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

分明以人臣建權之義與季須寫得悲痛

書兵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何次者兵舍止之名

林此書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

書次以次為譏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仇不共戴天

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

為而又畏也故書公次於滑以譏之也

作文須摹一見字畏字果見得透則見婚姻之好義所當救見

不共之仇義所當報義正可為何如何逡巡畏縮如此故惡之

辛卯莊四年

春三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杜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

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食音嗣又

前會於禚齊地此享於祝丘魯地會與享皆

非夫人之禮享則禮愈厚祝丘則地愈近而

康耻蕩然矣會而又享假諸侯之禮為鳥獸

楚失右臂召陵

楚失右臂召陵

之役楚不出者亦恐江黃乘其

後也齊既討楚

不責以僭王爵

夏而以包茅為

鮮豈桓內失德

外失義為楚藉

口者多歟抑子

文當國未易犯

厥屈完一來遂

兩振旅大年楚

即滅弦邇年又

國許召陵雖盟

何能服楚耶珍

讎柳敬真德秀

召陵城城漢為

遂城漢又視召

陵為烈非二公

之行故不得不詳其事以罪之也

紀伯姬卒

內女書卒為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內女適諸

侯則尊同為之服大功

齊陳鄭遇於垂

謀滅紀侯齊僑之志齊襄成之孝子成父之

善不成父之惡齊惡而以為繼志誤矣春秋

諸侯每託於遇而私約今三國相會亦託於

遇其為簡慢說謊益可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前以鄆入齊左氏云紀於是始判蓋披紀之

半矣今大去其國左氏云紀侯不能下齊以

與紀季蓋全以紀與之也夫紀之國存雖不

無失計然其心亦盡矣奈魯不能援王不能

委至使其弟為附庸而齊猶未厭也於是盡

殘民故不使與失地之君同科而特書大去

閔紀而惡齊也

如子何牛酒曰獨

加以羹飲曰饗

如字何牛酒曰獨加以羹飲曰饗

三月紀伯姬卒

紀侯夫人卒葬皆書恩禮於敵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范傳例曰不期而會

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

然則孰與日皆不與也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

可也

意重在不與子儀見已亂之意以鄭伯即厲公句作話柄接入子儀重

斷子儀見子儀亦能君春秋亦因其實而君之然將與子乎曰不與也

於一而亂可止矣收鄭伯實厲公

紀侯大去其國

凡大闢大奪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

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日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之

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義言之養人者害人之亦可去而不

守於斯二者顧所擇何如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

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故聖人與不爭而去而不與其

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

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失矣

玩傳只無貶勿以與其不爭與字重看盡不與

之意即在與之中也大字是紀實只收不名

禮葬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

秋七月

齊侯葬紀伯姬

齊侯葬紀伯姬

齊侯葬紀伯姬

齊侯葬紀伯姬

齊侯葬紀伯姬

齊侯葬紀伯姬

齊侯葬紀伯姬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秋七月

莊公

公及齊人狩於禚

次陸之師不如非禮也蒐狩有地不越境國也况齊乎況及城濮者四重兵齊侯乎夫齊仇無時可通然主王姬猶天子一也八國併將命之也會於禚享祝丘則夫人為之今則公久恐變生二也與齊侯將矣與仇通莫重乎與齊將也故齊楚方負固而我侯稱人而公書及以著其罪

坐老三也楚據全師非僅如二

廣東官之甲從之四也陳際泰

驪姬欲立其子故以分散羣公

子為下手處後因獻之侈也以

威民懼戎挑之又因申生之懼

也以能思易導暗之而猶恐獻

之不以於殺也則以授政請死

怒之而又慮申生之無隙可乘

也則以將兵伐翟陷之半夜悲

啼翻疑作信一

杯歌舞借諷成援何其巧也未

幾縊者縊奔者奔弑者弑而重

耳定國晉亂已

不覺獻固蒙首惡之名事有權

不知申亦負大

公及齊人狩於禚

復納朔也朔有罪王命立黜牟焉五國會伐是無王也故諸國稱人齊為首主兵也莊從仇以抗王無君無父罪兼之矣

公會齊宋陳蔡伐衛

姜氏如齊師五年

如齊師者往其軍中就齊侯耳夫曰會日享猶假非禮之禮以為名也至於師則婦人之往何為者哉

鄭黎來來朝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黎來來朝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鄭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禚地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大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上主乎宗廟何最重

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眾多之地曰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通於禮矣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朝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名之榮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魯不與平邱之盟書公卿不與首止之盟書逃盟有善惡褒貶以之胡安國虞公而秦廢矣吾宗也乎哉虞祀而晉脩矣我據也乎哉賈疑諸夏親暱數語招攜以禮兩言是管仲極大本領即齊桓極大牢籠惟末年桓與敬仲屬孝公於宋俾二賢員定儲之勳宋襄市恤孤之德傳言五子求立先書管仲卒數賤不明禍延數世所以罪仲者深而亦見仲之存亡齊之治亂係焉周翼皇桓有大功三無召陵楚無周也無首止矣王無侯無周也陳隱恭侯無周也陳隱史記襄王使宰孔賜齊桓公弓矢得專征伐春

姜氏會齊於防防魯邑齊侯來也冬歸衛寶春即來會齊侯之無忌憚亦甚矣衛寶之歸左氏云文姜請之故齊侯來會而以夫氏姜氏主之星隕如雨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眾星不見者精衰點而無光也經星不見眾星可知矣如兩者多也氣消散而不攝也此天地之大變也人與天地為一氣政治有失則聚變於天故謹而書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夏之夏也麥熟五稼方而苗皆為水所沒故無也書大水畏天命也書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弭天災教民命帝王之政也姜氏會齊侯於穀穀齊邑夫人往也蓋一歲而再會矣夫人於齊侯八年而五相求於禘於視丘猶書月自如齊師至此皆書時甚之也文姜淫而弑弑而又縱淫焉哀姜效尤子般閔公之禍晉之不絕如綫矣詳書之教人以守禮閑家道辱止亂也師次於郎侯者相須同行之辭杜預曰期共伐卿陳蔡不至故次以侯之也陳蔡嘗從伐衛矣伐鄭何以不至蓋伐衛王謀在齊陳蔡之從畏其勢也莊不量已力而欲效齊襄之所為陳蔡肯以從齊者從魯乎老師置財以侯之不智

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其戒明矣顧皆根於欲貨一念故曰迷惑之端端字重看未發垂戒意

甲午莊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漏知之夜中夜半也隕落也如而也如雨星落而且雨也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眾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

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春秋所以謹也

重心字發揮曰畏曰重全在書法上看蓋聖人之心如此亦以教天下後世為君者當如此故惟大水所以無麥苗文中不可大開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子禚文享於視丘又次如齊師又壹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矣

乙未莊八年

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杜期共伐卿陳蔡不至故駐師於郎以待之

用大衆曰次師止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之而邀之也或曰魯莊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至故大於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以侯者深貶之也

秋不書者桓專
征伐已久不待
錫命也

治兵

此治兵於郎也俟而不至往則無之止則無

賜胙下拜非晉
文請隧可比至
楚莊問鼎不復
存人心矣故五
霸桓公為盛周
春秋書家宰四
見桓公惡均貶而
聘桓惡均貶而
書名閱聘懷公
雖無貶辭然以
至不得已要齊以圍之郎怨魯而畏強齊故
齊降齊而不降齊不曰齊師降郎而曰齊降
齊師見郎之自擇所降而不降魯也魯魯
尊王之義故書
宰不名後此王
子虎盟諸侯大
夫非但書名亦
且人之愧於孔
者多矣莊克寬
桓之勤王室也
始於首止繼於
洮終於葵邱定
襄王之位而大
本立明天子之
功大矣乃前此
鄭厲勤王虎牢
有錫後此晉文
勤王遂啓南陽
齊則概乎未之
有聞惟賜胙以
者非卿也或曰
近暱嬖幸之臣
從君於昏而

圍郎降於齊師

此大郎之師也及圍猶及戰魯為首焉耳魯

與郎皆文王之昭兄弟之國也莊公忘親而
志於取郎始約遠而易制之陳蔡而陳蔡不
至不得已要齊以圍之郎怨魯而畏強齊故
齊降齊而不降齊不曰齊師降郎而曰齊降
齊師見郎之自擇所降而不降魯也魯魯
尊王之義故書
宰不名後此王
子虎盟諸侯大
夫非但書名亦
且人之愧於孔
者多矣莊克寬
桓之勤王室也
始於首止繼於
洮終於葵邱定
襄王之位而大
本立明天子之
功大矣乃前此
鄭厲勤王虎牢
有錫後此晉文
勤王遂啓南陽
齊則概乎未之
有聞惟賜胙以
者非卿也或曰
近暱嬖幸之臣
從君於昏而

師還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詳書如此者出既無名

侯而不至久且夫據改而從仇齊而公姓畏
不敢校三時而還其安與大從宿兵黷武甚
矣故備書之據左氏慶父請伐齊而公不可
則此伐公自將也乃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
而稱師重泉也以著不義毒民之罪也
無知殺其君諸兒
無知者年之子也年有寵故無知敢於作亂
襄公之死淫而荒也無知之亂驕而怨也其
原皆始於無禮審乎致知之原而戒之則亂
息矣謀發於連稱管至父而因無知以為亂
有錫後此晉文
勤王遂啓南陽
齊則概乎未之
有聞惟賜胙以
者非卿也或曰
近暱嬖幸之臣
從君於昏而

甲午治兵

此治兵於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聚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

亡潰敗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訊役久須本無名說來方為有據治者方
欲用之而未已故以為黷其志則書法也

夏師及齊師圍郎降于齊師

杜二國同討

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郎者伐同姓也郎降於齊
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黨仇虐親正是非義宜申講勿分三惡要發
他難以服人意三書法是據事直書惡自見

秋師還

書師還譏役久也春秋正例君將不見師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

不稱公又以為重泉何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郎而郎
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
矣義類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眾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
是也

只就書法上發出未有序甚字至字要見師輕於君至是君輕師不得
不重不必論倒脫常之變方知君輕師重也蓋以今日之重師亦只為
國本慮重師正所以重君因時制宜此處權衡最確耳如此王道方不
倒置然至是字師重字要看非義害人有如此之甚何方喝得出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杜稱臣之罪也何諸兒襄公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邱平時而往日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
伐弗許故謀作亂僭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
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
之以作亂遂弑公而立無知

尊之無下拜以寵之非實薄也齊侯忠信王室絕世大猷未嘗厚自表暴故王無割地之事桓無分外之求五

此可見馬肅王召盟首止惠五召鄭伯從楚九年盟葵邱宰孔阻晉侯從齊非善楚也王與宰皆黨子帶不

得不忌齊也黃奚齊從子般例則稱子奚齊可也何以書君之子無君子之是

無先君也諸侯改元始稱君卓子之弒在奚齊次月何以書其

君成君之名正以大弑之罪也荀息死之為能復其言矣而左

引斯言之玷何也息蓋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

因難救於已沒之後故里克不

任其禍未可矣死節許之也齊殺無知○九年討賊也按左氏無知虐廢廢殺無知非

如石磻之以義討也然能聲其罪而以賊討之即以討與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絕惡

逆也公及齊大夫盟於藐謀納糾也齊大夫糾之黨也二公子各有黨

盟者黨糾來者黨小白也書公及病公也不忘仇而納其子降尊而盟其臣悖義而失禮

也大夫不名義繫於齊不在其名公伐齊納糾小白入齊

公伐齊齊皆藐之盟也糾不繫齊程子曰不當有齊也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

兄也不書公子爭國也公子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則非義也曰納曰入皆以兵而入

者魯方納糾而小白已先入矣以序當立故莒師不強於魯而得入矣

魯齊葬公葬齊葬公魯齊葬也終於事仇天理滅矣戰於乾我師敗績

志親黨仇不克納而逞忿以至於爭故書及戰以責之大崩曰敗績內敗不書非義之甚

喪師故獨書敗

丙申莊十二年九年

齊人殺無知杜無知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藐杜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子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稱得不名藐魯地

齊大夫盟者識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或曰以德報怨莫身之仁何以讐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

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仇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直報怨以德報德德重怨深四字要發透及字齊

字俱重依傳收公及齊大夫盟

夏公伐齊納糾小白入于齊納糾可作納子糾杜二公子各有黨故難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小白稱入從國逆

文之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人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

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無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桓相為從

義而聖人稱之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也

於糾不書子糾與小白係齊作主其言納不稱公子宛轉帶說人者難詞

於謂後借以証之○只重糾弟也一句未嘗為世子輕句

小白入入者難詞畧點只以王法雖可絕引起歸當立上作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杜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

地齊

免殺君之名而荀息無解從昏之罪參胡安國黃震說

楚滅弦秋滅溫皆不書伐獨滅黃先書伐者所救也胡安國

魯政也內大夫聘齊始僖七年公朝齊始僖十年魯益恭齊益驕矣張溥

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自壯邨始齊桓爲之也

經稱季姬及鄆豈女而未婦者歟胡安國

春秋精義

齊人取子糾殺之也魯之也魯伐齊納糾矣雖不克納齊人烏

取目齊人所以深病魯也殺糾者非小白歟後患故不曰齊侯而稱人其巨與有責焉耳

浚洙 洙在魯北齊伐魯所必經也魯雖殺子糾猶畏齊怨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夫立國在德不

凡魯勝則曰敗其師蓋乎辭也而爲之說者

聖人之責宗邦終無已焉矣治經者易失之

春秋精義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仇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公喪戎路得乘

必役公不得比沙隨之云以示榮矣上段引起下段活看自明

九 齊人取子糾殺之 莊公爲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

春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齊人雖成列魯以譎權稽之列成而不得

輒登軾而望之日 可矣遂逐齊師

卷三

莊公

六

命之漸胡安國

來書荆以楚來

之大變也

1

鄒子季姬夫婦也而遇於防聲委齊桓父女也而會於下一為晉侯請一使鄒子朝皆從權而拂於禮者也春秋鈔魯夫人中聲姜稱實前會陽穀尚與公行者也至會下則公不專之至矣參吳微趙仍說齊桓自盟幽後救難以威南服伐戎以警北防定魯封衛救邢城杞所以恤內諸侯也從此南征會江黃以恃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召陵一役厥聲偉矣然而王至猶未盡也遂會首莒以定國本盟葵邱以申王禁王室定而玩心生於滅溫侵衛齊皆不救楚伐徐齊救之亦終無功其他乘共

荆王故荆君書荆大夫書人外之也楚君則書子楚大夫則書名正之也本王制以削其僭也民無二王凡僭號者皆削之使天下定於一也荆敗蔡則北門啓將爭衡於上國書之變之也以歸耻之也同姓之侯而見執於蠻夷天子不敢問方伯不能討非獨蔡之耻也蔡侯名失國也胡安國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知自守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下之同力也而滅之者之罪大矣齊方圖伯而首滅天子建國使亡國之禍接迹於天下五伯三王之罪人齊桓其罪之魁乎國滅何以書將無取滅之道屈於強暴焉耳不名史失之書奔責不能死位也不言出國亡無自出也

敗宋於鄆十年

鄆魯邑與齊取紀之鄆為二地蓋魯在宋齊之中宋侵魯無越魯至齊之理也次郎而敗之在鄆而又敗之不亦甚乎莊公忘父仇為諸侯所不齒又結怨四鄰君子為之怵矣

宋大水

宋告而魯弔之也師旅雖興不廢告恤禮也因魯之弔志宋之災蓋以明同患之義聖人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人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斷嬰兒沈嘉許斯頓解胡豹曹暢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焉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名失地則生而名之也

於幾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重見一服字服者是自己肯甘心處大凡就業保身之主即不幸臨難可知矣反無愧必不甘心屈降如夔子之對是也以此反照則獻舞之平日行大桀說不專嫂息嬀之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杜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釋譚文十五年范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社稷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此滅國之始

國滅身奔而此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

滅譚譚奔題面見譚無取滅之罪題意重譚齊之橫逆須及坐此見滅可乎之神就齊橫逆中發出怒譚乃妙

戊戌十四年十有一年

春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杜鄆魯邑傳例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宋師未乘而薄之敗諸鄆王上年乘丘傳績四鄰之忿勝者不以其理或借長勺傳詐謀取勝非王者之事

秋宋大水

杜公使弔之故書

仲之亂便欲襲魯狗子華之請王無私政

不直於屈完下

夜見辭於敬仲

於柯識其理屈

於陽穀徵其志

荒而況豎刁漏

多魚之師雍巫

參定後之策寵

姬蕩舟庶孽禍

作又非特動急

平分純純參年

也參商鵬獲處

全說

春秋盛衰凡三

變王臣下聘而

不報王師出伐

而無功戎患於

北刺熾於南紀

併於齊鄭偏於

魯此齊桓未興

也王禁明而王

臣不下聘者六

十年盟會同而

諸侯無私爭者

三十載盟召陵

而刑服此最北

王霸也天出

之仁而大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無私心

王無私政

王姬歸於齊

晉為宗國主王姬則常事不書而丙書於莊

公何哉前歸齊襄責其忘親媚仇明父子之

道也今則仇既死矣王命不可逆也齊桓非

所仇也故正以王姬之歸為義明夫婦之禮

也其理既明其主亦可以為當事而不書也

紀叔姬歸於鄭十年

紀亡矣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亦全叔姬

之志也紀侯大去叔姬從焉至是紀侯卒不

書失國也紀宗之廟在鄭故叔姬奉其喪於

鄭婦人雖有大歸宋國之義不歸魯而歸鄭

者終婦道也嘉叔姬之節且明紀季之義也

前以鄭入齊非利之也欲存國耳今叔姬得

所歸則其效也

宋萬弑君捷及仇牧

宋萬魯囚也宋公請而復之用為大夫昵而

與之博乃一朝之忿而行大逆仇牧不能預

正其君比匪之失然臨難致命至閑其君聖

居而不問衛滅

怨親而無討楚

書子而王會狄

書人而參盟此

正其君比匪之失然臨難致命至閑其君聖

居而不問衛滅

怨親而無討楚

凡外災告則書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知許之先亡也凡誌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天戒民隱本國與他國一體未有謹己之災而不惕人之災恤己之民而不憂人之民者要體此意不然只紀魯災等耳何取乎外災之志哉

聖人之意思發揮

王姬歸於齊

杜魯主昏不書齊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為與列國同辭而不異乎曰陽

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

執婦道與公族大夫

士庶之女何以異哉

重婦道上發揮收無異詞人

論風俗亦此傳切要不可遺

己亥莊十五年十有二年

春三月紀叔姬歸於鄭

杜四年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

為女賢之也來歸不書非蓋且非大歸范鄭紀

邑也紀季所用入於齊者紀國既滅故歸鄭也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鄭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

後歸而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

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不以亡故

而虧婦道也夫子修經存而弗削為後世勸

重為後世勸意書法只存

而不削歸者順詞作實講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杜捷閔公名不書弑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閔公捷弑桓公御

卷三 莊公

之立也以子魚
爲左師自是以
來每舉必謀備
用其所言猶堪
救禍襄公知其
仁而不能聽其
謀剛愎自用莫
此爲甚列之五
霸不亦倖乎焉

春秋凡用民力
皆書獨魯仲宮
閭宮奚斯董其
成史克頌其事
而經絕不書豈
宗廟學校爲大
典禮非一切經
營比歟胡安國

說也杜預高辰
部爲文昭富辰
部子來朝一見
舊云部有二桓
公時取部大鼎
爲北師來朝爲
南師公卒以部
滅在春秋前特
據取鼎之文未
敢必也隱十年

取部遂別封爲
附庸屬魯或云
部乃宋附庸至
宋襄無道楚勢
日強故僖公時
以爲爲望國因

公會齊侯盟於柯
始平於齊也魯積與齊隙今齊勢盛矣滅譚
滅遂魯人怯焉故爲柯之盟黃仲炎曰北杏
之會魯遂皆不至魯又有納糾之機敗師之
怨乃桓會魯而滅遂者遂小國也利其易虐
則借以立威魯室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爲助
恩威異用皆視其力放於利而行故曰五伯
者三王之罪人也

齊陳曹伐宋十四年
齊背北杏之會也齊自夷吾得政侵伐皆書
人蓋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夷吾陪臣也故
名不登於簡冊平不書師不用衆也丙政作
而軍令成賦於民者算取於鄰者約矣節制
定也

單伯會伐宋
踐柯之盟也伐宋之役齊命不反魯魯聞而
遣命大夫自往會之耳

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意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
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
者不待再貶
而惡已見
前傳通論一經滅國見滅之例而齊遂亦在其中語有之曰以下實
形滅人者之罪非二意齊桓創伯之始譚
遂相繼而滅故傳引天下之民歸心句

公會齊侯盟于柯
杜柯齊地林曹剋切盟舊之從齊獨後
始及齊平也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仇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今易世
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
社可謂孝乎故柯之盟公與齊侯
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
從易世可平上發出當日釋怨意方是本旨玩一可字大有慨嘆非真
當其身及易世句見今
日不得不平含追恨意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杜曹北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
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
用兵而不於民薄矣故能南推難
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單伯會伐宋
杜既伐鄭單伯乃至故
日會伐宋單伯同大夫
而多兵以餉足而愈精正是富國強兵之策
多則賦重賦重則兵困惟兵一節則民以休息
通論二十年間須推開講兼于桓仲文中宜透發兵民合一之故蓋兵